



The man losing his way to Shangri-la

香巴拉的迷途

十四世达赖喇嘛 人和事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厉声 孙宏年 张永攀/著

The man losing his way to Shangri-la

Dalai Lama

香格里拉的迷途 十四世达赖喇嘛 人和事

厉 声 孙宏年 张永攀/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香巴拉的迷途:十四世达赖喇嘛人和事 / 厉声,孙宏年,
张永攀 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 6
ISBN 978-7-5012-4066-1

I. ①香… II. ①厉… ②孙… ③张… III. ①达赖
十四世(1935~)—人物研究 IV. ①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4930 号

XIANGBALA DE MITU

香巴拉的迷途

十四世达赖喇嘛人和事

厉 声 孙宏年 张永攀 著

策 划	高树茂 刘振海 胡孝文 林小云
责任编辑	汪 瀚 胡孝文
封面设计	蒋宏工作室
技术设计	杨 潮
责任校对	徐 英
责任印制	李 进 王 俊
出 版	世界知识出版社
发 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86259459 86259455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259524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嘉创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23.25
插 页	3
字 数	335 千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012-4066-1
定 价	48.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86259624



目 录

香巴拉的迷途 十四世达赖喇嘛人和事

绪 言	001
-----------	-----

第一章 十四世达赖的寻访、认定和早年生活（1935~1949 年）	013
---	-----

1935 年 7 月 6 日（藏历第十六绕迥木猪年 5 月 5 日），在青海省湟中县的祁家川（今属青海省平安县），拉木登珠出生在这里的一个农民家庭里。三年后，他被确认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后来经过中国中央（国民）政府的确认和批准，成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这个青海的普通农家子弟是如何被确认为灵童的？如何获得中央对他“达赖喇嘛”名号的册封，从而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大活佛的？其早年的生活又是如何的？

西藏噶厦内部斗争与热振的观湖和寻访	015
拉木登珠及其家庭	023
拉木登珠赴藏	027
初入西藏与中央派员入藏	032
免于灵童金瓶掣签	040
坐床仪式前后	045
坐床后的童年生涯	049
与美国人的“结缘”	054
父亲亡故	060



第二章 从“亲政”到流亡：爱国与分裂的摇摆（1950~1959年） 069

1950年11月，年仅16岁的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开始“亲政”，走上了政治舞台。他曾经坚定拥护和平解放，与各界爱国力量一起参与西藏反分裂的斗争；千里晋京参与国事，当选为国家领导人，坚决地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拥护中央在西藏的各项政策；他真诚歌颂祖国建设的伟大成就，热爱和赞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甚至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他作为筹备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曾经参与各项领导工作，对西藏的未来充满信心。但是，他又时时在各种反动势力包围之下，无法抵制“西藏独立”谬论的干扰，不愿顺应人民意愿进行改革，更不愿实践佛家“普度众生”的精神，放弃旧制度给他和他所属于的群体带来的既得利益，以惠及千千万万的农奴。因此，他在爱国与分裂之间摇摆不定，最终在1959年与叛乱分子一起，在彷徨不定的心境中走上流亡之路。

“神明”指路：未成年的达赖开始亲政	071
出走亚东：亲政之初的彷徨	075
历史性的决断：拥护十七条协议	082
平静与波澜：学经、执政及其转变	092
坚定的决断：不顾阻挠，出藏晋京	106
参政中央：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	110
景仰与歌颂：毛主席令达赖终生难忘	117
参观祖国各地，感受建设成就	130
画像、法轮见证：歌颂毛主席，拥护共产党	134
欣然履新：出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	140
访印前后：西藏筹委会主任的摇摆	151
从彷徨到流亡：被胁出藏	164

第三章 “冷战”阴影下的流亡（1959~1978年） 171

1959年3月31日，达赖在分裂叛乱分子“保护”之下进入印度，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在流亡之初就“发表”声明宣布“西藏独立”立场，接着成立了“流亡政府”，而中央人民政府依然以无比的宽容，希望他“回头是岸”。但是，在“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他和“藏独分子”长期寄人篱下，幻想在西方反华势力支持下实现“藏独”。1974年前后，美国放弃了对“藏独”武装的“援助”，他开始感叹：自己不过是西方反华的一个工具。

“声明”的背后：流亡之初的彷徨	173
-----------------------	-----

宽容与耐心：中央的等待	181
诉诸联合国及出访：“国际公关”活动的开始	184
“西藏流亡政府”：政教合一的民主政府	188
“暴力求独”的受挫：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合作	193
 第四章 从派遣参观团到放弃“中间路线”（1979~1999 年）	203
“文革”结束后，在短暂的徘徊之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综合国力和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都不断增强，地处西南边疆地区的西藏也迎来发展的新机遇。对于达赖和境外的流亡藏胞，中国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新政策，开启了与达赖代表接触商谈的大门，使达赖有了返回祖国的可能。面对这一重大变化，达赖有哪些反应呢？	
参观团背后的阴谋	205
从“五点计划”到“七条建议”	222
回国契机与意外的收获	230
1990~1999 年：放弃“中间路线”	234
 第五章 21 世纪初的达赖喇嘛（2000~2007 年）	239
2000 年，当人们喜迎新千年的时候，在境外流亡了 40 多年的达赖喇嘛感到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也感受到了身边流亡藏人的变化。面对 21 世纪之初世界大势的转变，他在派代表与中央政府接触商谈的同时，仍然带着“招牌式”的微笑在世界各地游走，依旧发表着各种吸引眼球又自相矛盾的言论，以便赢得西方某些势力的支持，并为自己的将来谋划……	
达赖的健康与政治口号的转变	241
暴力活动与“非暴力”主张	247
与中央政府的“沟通”态度	253
“稳定与团结”：联合“台独”与“汉藏和解”	259
寻求“外援”：频繁的“国际公关活动”	260
夹杂政治、经济目的的“弘法”活动	275
寄人篱下：拉拢和讨好印度政府	280
排除异己：宗教信仰的“自由”	283
任人唯系：达赖的权力圈子	287



与纳粹、邪教组织的纠葛	293
-------------------	-----

第六章 达赖的行动与微笑（2008 年以来）	301
-------------------------------------	------------

2008 年 3 月，拉萨发生了严重暴力事件，随后波及甘肃、青海、四川等省的藏族居住区，中国的驻外使领馆又受到“藏独”分子冲击，正在进行的奥运会火炬传递活动受到影响，而欧美一些国家借此干涉中国内政，西方反华势力还叫嚣抵制奥运会要挟我国政府。这些都使达赖和“西藏问题”备受人们关注，达赖多次出面讲话、访问各国，“藏独”势力大小头目纷纷“现身”。面对暴力和血腥，面对无辜者遭受的伤害乃至死亡，达赖依然微笑着四处“访问”，善良的人们不禁愤怒地喊出：“达赖：你的微笑很迷人，你的行动很伤人！（Dalai: your smiles charm but your actions harm）”

阳光下的血腥：拉萨、甘南和境外的暴力事件	303
----------------------------	-----

“非暴力”的谎言	307
----------------	-----

应和与怒吼：达赖能否微笑依旧	317
----------------------	-----

奥运会之梦：达赖无缘开幕式	323
---------------------	-----

与中央政府的接触商谈	328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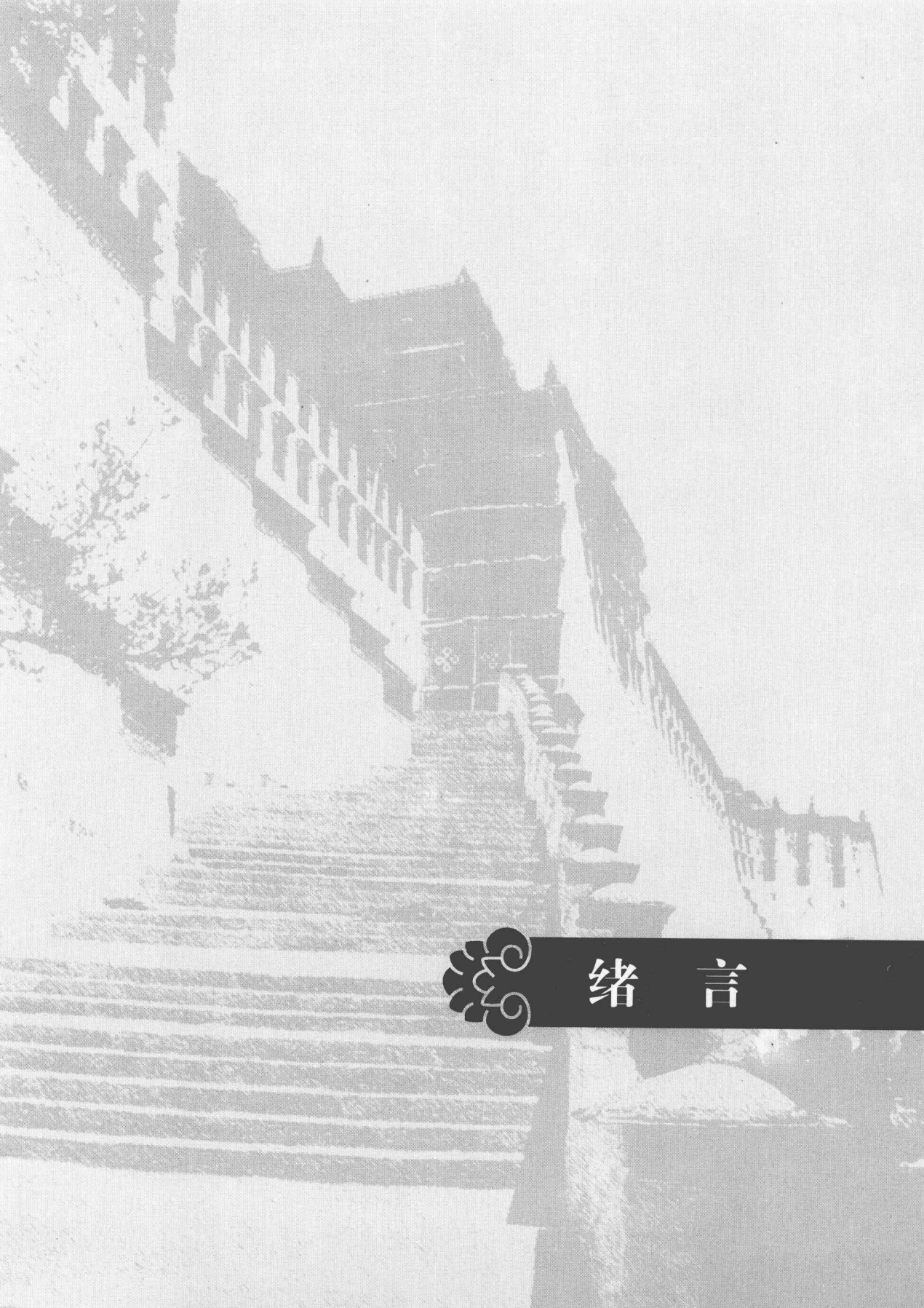
“志同道合”：与“疆独”、“台独”分子的往来	334
------------------------------	-----

游走世界：达赖“国际公关”的得与失	340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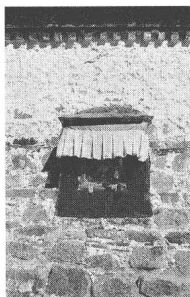
“印度之子”：无心之语，还是真实之意？	348
---------------------------	-----

结语 何处是归途	355
-----------------------	------------

主要参考文献	364
---------------------	------------



绪言



雄伟的雪山巍然屹立，雅鲁藏布江奔流不息，明珠般的湖泊星罗棋布，金碧辉煌的喇嘛寺错落山间；信徒们虔诚地游方神山、圣湖，牧民们放牧着成群的牛羊……似乎这就是很多世人心目中的西藏：一幅绚丽多彩的美丽画卷，迷人的世外桃源和人间乐土，神秘的“香巴拉”。

2008年3月14日，被誉为“日光城”的西藏首府拉萨上空乌云密布，一时间“佛地”遍是血腥狼藉；其后的暴力活动波及甘肃、青海、四川等省的藏族居住区；中国驻外使领馆也受到冲击，正在世界各地进行的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活动又受到干扰……诸多的动荡与动乱，让人们不禁想到十四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以下简称达赖喇嘛）和以他为首的境外“藏独”分子。多年来，达赖喇嘛一直脱离故土，流亡异域，又不时以其独特的身份发表种种言论，或往返一些国家“讲经”、“论道”，会见政要，由此使达赖喇嘛成为国际社会长期瞩目的焦点人物；境外不少关注却从未到过西藏的世人，也往往以达赖喇嘛及其言论作为了解神秘的“香巴拉”的途径。西藏——人们梦境中的“香巴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达赖喇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要想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疆域和边疆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说起。



近代之前，自秦汉统一中国以来至 18 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相延了 2000 年。其间，中国的历史疆域和边疆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可以分为形成、奠定、发展三个历史阶段，至 18 世纪中期最终确立。

形成期始于早期国家夏朝，统治者所能管控的范围以黄河下游为主，此后逐渐拓展扩大，整个先秦时期都可以视为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期。《诗·大雅·江汉》“式辟四方，彻我疆土”，是中国历史疆域形成时的写照。

奠定期始于秦统一中国而止于西汉后期，公元前 53 年（汉宣帝甘露二年），匈奴归附于汉朝，中国南北（包括西域）统一，至此，中国历史疆域基本奠定。

此后中国历史疆域进入发展期，直到 18 世纪中期，除元朝统一西藏、将其纳入中原中央王朝的统辖下外，历代王朝的中国历史疆域是在一个大致的范围内，依国势的消长和内部政治局势的变化而有伸缩。

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的疆域范围及治理方式，都随着国势的消长不断变化。总的来讲，中国内部统一、国势强盛时（如汉、唐、元、清），疆域的范围就大一些，治理的力度也强一些；反之，则疆域有收缩，治理也相对松弛。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中国在历史上所处的特定环境和条件，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周边没有能与中国抗衡的政治力量，由此构成了古代中华大地上相对封闭的自我发展空间。这种周边政治格局的状况一直持续到明末清初，即 17 世纪初俄国越过乌拉尔山进入亚洲之前。

另外需注意的一个要点是：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以黄河、长江流域为重心，中原地区的农耕社会经济文明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一直起着主导作用并由此构成了古代中华大地上相对封闭的自我发展空间中的强大凝聚力，以及古代中国历史疆域的伸缩变化一直由中国的内部因素所主导的特点。

从政治体制上讲，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按民族学的角度细分，这个多民族国家是由占人口 92% 的汉民族和其他 55 个少数民族

共同构成的。根据费孝通教授了 1988 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大致而言，“多元”是指中华各民族各有其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也各具特点；“一体”是指中华各民族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中华民族在整体上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各民族有着共同的历史经验及国家归属，相互依赖而不可分割，呈现出“多元中包含着一体性，一体中容纳着多元性”的格局，并在体制上构成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同步的政治进程。

今天中华民族所包含的各个民族，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阶段，都作出过自己的历史贡献。早在远古时代，地处我国西南边疆的西藏地区与中原地区，以及居住在西南边疆的藏族先民与生活在中原大地上的汉族先民，就在血缘和文化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历史的发展，公元 7 世纪初，西藏的吐蕃王朝与中原唐王朝通过王室间的联姻、会盟，在政治上形成了结盟友好的亲谊关系，在经济和文化上建立了相互交流与吸纳的密切联系，为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与最终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元 823 年的“唐蕃会盟碑”依然矗立在拉萨的大昭寺前，见证了唐蕃“社稷如一”、多元一体的中华各民族并存共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千载沧桑的历程；13 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归入中原元朝版图，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个边疆行政区域。元朝之后，尽管经历了明朝、清朝、中华民国等政权的更替，西藏地区则一直是中国西南边疆的一个行政区域，处在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 年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1959 年，在平定少数上层封建农奴主武装叛乱的同时，在当地推行了当代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奴制改革，百万农奴翻身当家做主；1965 年成立西藏自治区。

在今天的西藏地区，佛教在公元 10 世纪以后逐渐形成了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等多种教派，各教派内部又有一些小的分支派别。它们都是今天所说的“藏传佛教”的不同教派，当时它们往往与割据各地的世



俗封建势力结合，形成对当地政治社会和僧俗民众的掌控。现今的达赖喇嘛以及他所依托的法定“达赖喇嘛”转世系统，就是在雪域高原历经沧桑，在各种政治势力、宗教派系沉浮兴衰的过程中，在元朝以来历代中央政权对西藏地区治理的不断深化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经明清两朝，最终确立了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灵童转世与册封确立的制度；同时，经中央确定并委任的达赖喇嘛，被赋予了管理西藏地方世俗政务的责任；其演变的历史构成了历代中央治理西藏政策的轨迹。

中央对西藏地方的册封始于元朝，世祖忽必烈曾封萨迦派领袖八思巴为帝师，此后历朝皇帝都相继传承加封该派领袖为帝师，由此形成了西藏政教合一的萨迦派地方政权。明朝建立后，则认可了帕竹噶举派在元末取代萨迦派成为西藏地方主导势力的现实，委托该派行使地方政权，并在西藏实行“多封众建”的政策，也就是把当时卫、藏、康区的各教派的首领都授予封号，分别封有：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阐化王、赞善王、护教王、阐教王、辅教王等八大法王；其中，大慈法王是封给格鲁派首领的。15世纪初，宗喀巴创立格鲁派（俗称黄教），明朝对此极为重视，曾两次派专使人藏礼请他入朝，宗喀巴则派弟子释迦也失晋京朝见，明成祖封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大国师”，明宣宗时又加封释迦也失为“大慈法王”，明王朝册封对于格鲁派政教势力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达赖喇嘛”封号始于明朝，是与西藏地方的活佛转世制度并行确立的。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格鲁派的索南嘉措被拉萨哲蚌寺上层僧人迎至寺内，拥为前任座主根敦嘉措的“转世”。1578年，索南嘉措从哲蚌寺动身抵达青海，在仰华寺会见了明朝顺义王、蒙古右翼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俺答汗十分尊崇西藏佛教，赠送给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名号，这个名号是多种语言的结合：

“圣”是指超凡入圣，也就是超出尘世的意思；

“识一切”是指普遍通晓，是藏传佛教对显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的人的尊称；

“瓦齐尔达喇”为梵文，意思是“执金刚”，是藏传佛教对密宗方面成就最高者的尊称；

“达赖”是蒙古语，意思是“大海”；

“喇嘛”是藏语，意思是“大师”。

这些词汇合起来，就是说在显宗和密宗两方面都修行到最高成就、学问渊博如大海一样的上师。1587年，顺义王扯力克（俺答汗的孙子）又转呈明神宗，请求朝廷册封索南嘉措。次年初，神宗降旨，封“答赖”索南嘉措为“朵儿只唱”，并派人前往宣旨。“答赖”是“达赖”的另一译音；“朵儿只唱”是藏语，意思是“执金刚”，与梵文“瓦齐尔达喇”意思是一样的。这就意味着，明朝中央政府确认了“达赖”名号并正式予以册封；但是，此时的册封仅限于宗教层面。由此，索南嘉措成为第三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根敦嘉措则被迫认为第一世和第二世“达赖喇嘛”。

1644年，清王朝建立，在统一国家和边疆的过程中，清政府陆续在西藏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地方治理的措施。1653年，五世达赖喇嘛来京觐见，顺治帝承袭前朝对西藏的册封制度，正式册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但喇达赖喇嘛”，并授予金册和刻有汉、满、藏三种文字的金印。自此，中央的确认与册封成为历世达赖喇嘛合法出任与实施权力的前提和保障。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的管理，1713年，清政府又册封格鲁派的另一传



第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



承弟子五世班禅喇嘛为“班禅额尔德尼”。由此确立了有清一代中央对西藏地方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并列册封的制度。1727年，清设置驻藏大臣，成为中央设在西藏地方的最高官员。1751年，清政府颁布《钦定西藏善后章程》，其中明确指令：宗教领袖七世达赖喇嘛兼掌地方事务。此后，历任达赖喇嘛对西藏地方宗教与世俗政务的管理，具有了中央授权的法律效力。在驻藏大臣的统领下，藏传佛教的格鲁派掌控了西藏地方的政教事务管理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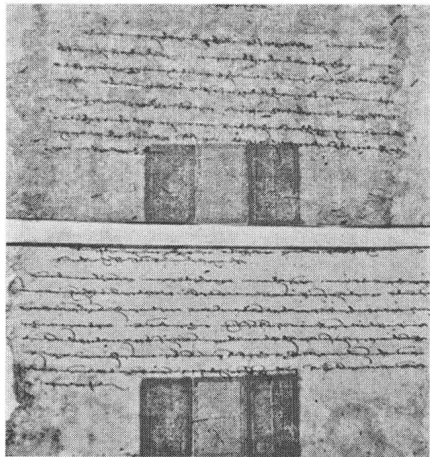
按照清朝定制，历世达赖和班禅的转世、坐床，都需要得到中央的确认与册封才具有法律效力。1793年，清朝颁布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其中明确规定：驻藏大臣负责督办西藏事务，与达赖、班禅地位平等，共同协商处理政事；西藏的对外交涉事务，统归驻藏大臣全权处理；达赖、班禅和其他大活佛的转世，由驻藏大

臣监督，转世灵童的剃发、取法名、选定授戒的师傅和授经的师傅，也都必须经过驻藏大臣奏报朝廷核准。当举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坐床和亲政典礼时，中央派大员亲临监视。历世达赖和班禅代代转世至今，达赖已传承了十四世，班禅传承了十一世。

历世达赖和班禅的承袭来自转世灵童，一旦某位转世灵童被选定，便会一跃而拥有西藏政教大权，所以当地特权阶层为了掌控地方大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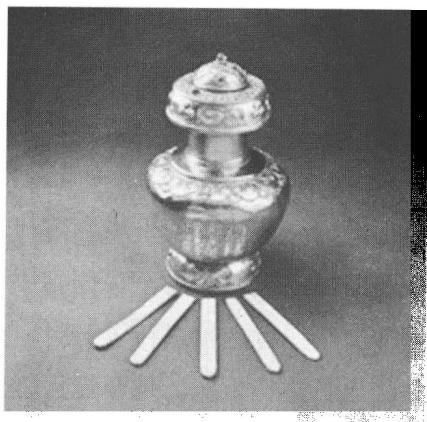


1653年，清朝顺治帝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赐金印



清廷颁布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文书

在争夺其转世灵童寻访认定方面的斗争十分激烈：强势操控、金钱贿赂、结党营私、弄虚作假的行径愈演愈烈，甚至一度出现过活佛在亲族关系中接连传袭、在同一家族或相关亲族之间连续转世，引发了地方政治与社会的严重混乱。为了彰显中央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权力，避免地方强势的操控，在对转世灵童认定中，清政府制定了严格的“金瓶掣签”制度。1792年清高宗（乾隆皇帝）钦定两



乾隆皇帝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为金瓶掣签定夺转世活佛而特制的金本巴瓶

个金瓶：一个放在北京的雍和宫，另一个放在拉萨的大昭寺，凡是在理藩院注册的蒙藏地区的藏传佛教大活佛，如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达赖、班禅等转世时，均须经“金瓶掣签”。

根据活佛转世的仪轨，这一制度的程序是：首先根据大活佛圆寂前留下的遗嘱或者暗示，结合降神得到的“神谕”、高僧占卜的结果、观湖看到的景象，确定灵童出生的大致方向、时间、家庭情况；接着，组织人秘密地往这个方向上寻访，主要是观察儿童的体相、举止言谈，结合灵童出生时所出现的各种奇异的征兆和梦，确认他是否符合灵童的要求。比如说七世达赖喇嘛出生在理塘，传说他出生三个月就开始向人做摩顶姿势，并开始说话。问他是谁，他回答说“我是佛的化身”；问他去哪儿，他回答说“去寺院”；问他寺院在何处，回答说“在西方（指拉萨）”。又如十三世达赖出生时，据说门前的几株梨树中的一棵大树开满了鲜花，他家的房顶上彩虹像支起的帐篷，寻访者认为这是灵童出现的预兆。同时，还要看儿童能否辨认出前世活佛用过之物品，看他是不是前世活佛精神的延续，能否继承前世的灵性。

根据上述仪轨，活佛圆寂后寻访找来的“灵童”很有可能不止一个，就得将寻得的若干位“灵童”的名字写在象牙签上，放置到“金瓶”里，



由理藩院的尚书在雍和宫，或驻藏大臣在大昭寺，监督掣签来确定一位“灵童”。掣签选出的这位“灵童”还得报经中央政府批准确认，才具有继位的资格；再经中央册封、主持“坐床”仪式，方正式成为“转世活佛”。如果只选到一名“灵童”，也要报请中央政府，请求免于“掣签”，经批准后，才能继位坐床。清代对西藏地方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确认为册封的定制沿袭至民国，中华民国政府依照清朝旧制，分别对九世班禅、十三世达赖进行了册封，在他们圆寂后又审核、批准其转世灵童，并派大员主持坐床。现今流亡境外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就是1940年由中华民国政府的主席颁令批准确认与册封的。

步入近代，中国外患不已，内乱频仍，中央政府孱弱；境外列强蚕食国家领土，扶植西藏地方上层离心势力，开始搞起了所谓“西藏独立”的分裂活动。但是，包括僧人在内的广大西藏爱国僧俗民众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国际社会对“西藏独立”也不予承认，使这一阴谋始终没能得逞，但却对西藏地方政教事务的首脑达赖喇嘛形成了严重的考验。纵观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1950年11月）以来的历史，实际上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发展的历史大致同步的。其中以他1959年出境为界，大致可以分为前9年和后50多年两个大的阶段。

在前一段，十四世达赖喇嘛作为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领袖人物，协助中央做了不少符合中国和西藏历史发展潮流的益事；当年他敬献给中央人民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300多件礼品，至今仍然珍藏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民族文化宫和雍和宫内，它们都在无声地述说着他拥护和支持中央政府的历史事实。

1959年3月，十四世达赖喇嘛出走，进而流亡海外至今已50多年。这一阶段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人拉着不走，鬼牵着飞跑”。他无视中央政府的坦荡诚恳态度，不顾中央政府的多方诚心劝阻，一意孤行，越陷越深，最终自绝于国家和同胞，堕落为国民共讨之的“藏独”分裂势力首领。西藏问题，是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关乎中华民族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国人与达赖喇嘛“藏独”集团的斗争，是进步与反动、统